

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

孙宏开

[提要]本文通过对藏缅语族文献及数十种口语材料的比较,发现语法结构类型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文章对差异性质和状况作了大体分析,指出这种差异反映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黏着型→屈折型(不十分典型)→分析型。文章分析了一些重要语法形式从黏着向屈折型演变的途径和方式,论证了分析型语法成分的来源和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原始藏缅语为黏着型,它与现在多数藏缅语变成分析型之间存在一个演变链。语言类型的历史演变是不平衡的,有密切亲缘关系的语言也可能在类型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一种语言处在演变过程中时,往往有多种形式并存。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演变与语音演变有密切关系,如弱化音节、音节减缩、声调产生等,但有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黏着型语言都必须经过黏着→屈折→分析这一公式。文章还驳斥了语言类型优劣论。

一、引言

19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施列格尔兄弟(F.von schlegel & A.W.von schlegel)提出把世界的语言分为三大类:孤立语、黏合语、屈折语。之后,洪堡特(W.von Humboldt)又根据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特点,补充了一种多式综合语。自那以后,几乎所有的语言学著作,都肯定了语言类型学分类法的积极意义。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语言学教科书都把类型学分为(1)孤立语(又称词根语), (2)黏着语(又称附加型语言), (3)屈折语(又称变形语), (4)多式综合语(又称复综语)。

类型学研究的命题是极其广泛的,就藏缅语族语言而言,类型历史演变的课题也很多。例如原始藏缅语言是无声调的语言,现在大部分藏缅语发展了声调,从无声调到有声调,从声调作用小到声调作用大,这种类型上的变化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再如原始藏缅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系统和辅音韵尾系统,现在多数藏缅语复辅音系统和韵尾系统已经简化,有不少语言已经消失,语音结构和音节结构类型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又如原始藏缅语是没有量词的,现在多数藏缅语的量词已比较丰富,是语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词类。类似的类型学发生变化的问题在藏缅语中可以找到很多。本文不打算全面探讨藏缅语类型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内容,仅就藏缅语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形态学的历史演变作一简要的剖析,并引出与此相关的若干结论。

* 此文曾在1991年6月《民族语文》杂志举行的第2届学术交流会上宣读过要旨,全文曾提交给1991年11月在福建厦门召开的第6届中国语言学会,在此期间蒙伍铁平、赵世开等先生指正多处,深表感谢。

二、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上的差异

翻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关于词类的划分或语法意义的主要表达手段,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提法:

(1) 语序和助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属于此类型的语言主要有:彝语、纳西语、基诺语、傈僳语、哈尼语、白语、阿昌语、土家语、载瓦语、拉祜语、怒语、错那门巴语、崩尼—博嘎尔语、藏语、仓洛门巴语等。

(2) 形态比较丰富,是划分词类的一个重要依据。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羌语、普米语、独龙语、景颇语等。

这是十分粗线条的提法,如果让我们稍微仔细一点观察和分析这种差异的具体情况,则不难发现,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单就表达语法范畴、语法意义、语法形式等方面的手段来看,各语言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现象。有的语言以黏着形态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形式,兼有少量屈折、分析等形式;有的语言黏着形态、屈折形态兼而有之,但分析形式和语序已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还有的语言黏着形态已基本消失,屈折形态已不发达,语法意义主要靠助词和语序来表达;相当多的一些语言,黏着形态已绝迹,屈折形态仅为残存形式,它的规律严整性已遭破坏,形态成分已逐渐凝固,转化为分析形式,或者逐步淡化,有的连同整个语法范畴一起,从语法体系中消失。

分布在中国境内的40多种藏缅语族语言,按形态类型来分,大体上有以下3种:

1. 黏着型。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羌语(北部方言)、嘉绒语、扎坝语、尔苏语、贵琼语、史兴语、纳木义语、独龙语、阿依语、格曼僜语、景颇语及中国境外的一些藏缅语族语言。这些语言,表达语法意义的方式主要靠加前缀(包括重前缀)、后缀(包括重后缀)。这些前缀或后缀,都是表示单一语法意义的,这里说“主要”,意思是除了黏着形态外,还兼有别的语法形式。因为现在看来,藏缅语中没有一种语言是单纯用一种方式来表达语法意义的。说绝对一点,如果把表达语法意义的各种形式进行量化,那么,语法体系中50%的语法形式采用黏附性前、后缀表达的语言,就可以算黏着型语言了。上面所列的一些语言,一看便知,均属于羌语支和景颇语支的语言。让我们来举一些实例进行剖析:

羌语中名词的数、指小,动词的人称、数、时态、体、式、趋向、使动等语法范畴大多是加前缀或后缀表示的。如表示趋向的前缀有9个,它们是:(以麻窝话动词“背”为例)①

tə-bi 向上背,背上去	a-bi 向下背,背下去	kuə-bi 向靠山方向背
nu-bi 向水源方向背	sə-bi 向下游方背	thiu-bi 向靠水方背
dze-bi 背过来	ha-bi 背出去	rgə-bi 背过去

羌语中,一个动词词根最多可以加5个词缀。其中有的动词可同时加2个前缀,有的动词可同时加5个后缀。多数动词既可加前缀,也可加后缀。以羌语芦花话为例:

例一 kui-da-qhsu- təi- ji. (他们)已向靠山方向跳了。

(1) (2) 跳 (3) (4)

说明: (1) 表示行为动作向靠山方向进行的前缀。 (2) 表示过去时的前缀。②

① 动词趋向范畴的详情请参见拙作《羌语动词的趋向范畴》,《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34—42页。

② 表示过去时的前缀da与词根发生元音和谐,它有de、da、da、do、də、dø等多种形式。其它前后缀也与词根发生和谐变化,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了。

(3) 表示主语为复数的后缀。 (4) 表示主语为第三人称的后缀。

例二 zita-sa-tɕi -a: -n -ji. (他们) 将要打你 (或你的弟弟)。

打 (1)(2)(3)(4)(5)

说明: (1) 表示宾语为人称代词 (或被某人称所领有) 的后缀。

(2) 表示主语为复数的后缀。

(3) 表示将来时的后缀。在句中连读时, 往往与表示复数的后缀结合为一个音节, 读作 tɕa:。

(4) 表示宾语或宾语的定语为第二人称的后缀。

(5) 表示主语为第三人称。在句中连读时, 往往与表示宾语为第二人称或第二人称定语的后缀 n 连读为 ni。

羌语中还有屈折形态, 特别是在南方方言中, 用屈折形态方式表达语法意义的情况比北方方言要多一些。但屈折形态在语法体系中的重要性要比黏着形态差。

嘉绒语与羌语的情形十分类似。研究嘉绒语的专家们认为, 在嘉绒语中, “形态变化的方式很复杂, 就梭磨话来看可分成下列 5 种: (1) 加在词根前的成音节的前置成分 (包括词头)。(2) 介于词头和词根间的中间成分 (也是成音节的)。(3) 加在词根后的后置成分 (有辅音、元音和成音节的 3 种)。(4) 词根辅音的屈折变化。(5) 音调的变化”。^① 以上 5 种形态中前 3 种为黏着形态, 后两种为屈折形态。这种情况在《嘉绒语概况》^② 一文中也有相似的分析: “嘉绒语以词缀、助词和语序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三者中, 尤以词缀为主。词缀属 (外部) 形态变化, 有前缀和后缀两种, 以前缀为主……。词缀则可以重叠使用, 如后缀可以有两个, 前缀则可以多至三、四个。一般来说一个词缀表示一种语法意义, 也有一些词缀表示几种复合的语法意义。嘉绒语和藏语一样, 动词也有一种表示自动和使动语态的类似屈折状态的变化。”可见, 嘉绒语中的词缀, 属于“黏缀性”成分, 而类似表示自动和使动的屈折状态在语法体系中属次要手段。

嘉绒语中的词缀, 可以作为词类标志, 可以用来表示名词的数、人称领属, 动词的人称、数、时态、式、趋向、使动态等语法范畴。例如, 表示名词人称领属的前缀有 11 个, 分两套, 一套是用于名词带 ta 词头的 (简称 A), 一套是用于名词不带词头或带词头 tɕ 的 (简称 B), 以马尔康县梭磨乡王家坝村的嘉绒语为代表, 举例如下:

		人称代词	人称领属前缀 (A)	人称领属前缀 (B)
单	一	ŋa	ŋa	ŋə
	二	no	na	nə
	三	wujo	wa	wu
双	一 (包括式)	ndzo	dza	dzi
	一 (排除式)	ŋəndzi	dza	dzi
	二	ndzo	dza	dzi
	三	məndzi	dza	dzi
	数			

① 引自金鹏等《嘉绒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 (续)》, 《语言研究》1958 年总第 3 期, 第 71 页。

② 瞿寔堂《嘉绒语概况》, 《民族语文》1984 年第 2 期, 72—73 页。

多	一 (包括式)	jo	ja	ji
	一 (排除式)	ɣənɿ	ja	ji
	二	ɲo	ɲa	ɲi
数	三	wujo	ɲa	ɲi

嘉绒语动词的前后缀体系比名词更复杂。据金鹏先生等分析,嘉绒语梭磨话中可以作中间成分(实际是第二前缀)的有nə、na、ɲa、ʃə、rə、ra、wa、sə、sa、wu、wuja等11个^①。这是个不完整的统计,实际要超过这个数字。另外,可以充当第一前缀的数量似乎还要多,这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嘉绒语中动词复杂的前后缀黏着体系,其变化的复杂程度和它在语法体系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后者被学术界公认为黏着型语言。

下面再分析一下独龙语的情况。独龙语在藏缅语族中也是保留黏着形态比较丰富的一种语言。仅构词的词头就有 puw³¹、buw³¹、muw³¹、tsuw³¹、dzuw³¹、suw³¹、zuw³¹、tuw³¹、duw³¹、nuw³¹、luw³¹、ɽuw³¹、tɕi³¹、ɕi³¹、ɲi³¹、ɕi³¹、ci³¹、ji³¹、ɕi³¹、kw³¹、gw³¹、ɲw³¹、a³¹、aŋ³¹等24个。在语法体系中,名词的指小、人称领属,动词的人称、数、体、态、式、方向等语法范畴,都是用前后缀体系表达的。例如,表示名词指小的后缀是tɕəl⁵³。表示人称领属的前缀是 a³¹ (第一人称)、nuw³¹ (第二人称)、aŋ³¹ (第三人称)。表示动词人称一数既用前缀,又用后缀,既有成音节的,也有不成音节的辅音音素或元音音素。^②表示体的后缀有 pǎŋ⁵³、

wa⁵³ (将行体)、ɕin⁵³ (现行体)、luŋ⁵⁵ (已行体)、buw³¹ (完成体)。表示态的前、后缀有 ɕuw³¹ (自动态后缀)、suw³¹ (使动态前缀)、a³¹ (互动态前缀)。表示式的前、后缀有 puw³¹ (命令式前缀)、ma⁵⁵ (疑问式前缀)、niŋ³¹、ɕin³¹、nuw³¹ (祈求式后缀)、la⁵⁵ (祈使式前缀)、muw³¹、mǎn⁵⁵ (否定式前缀)。表示动词方向的后缀有 ɽa⁵³、ɽǎi⁵³、ɽǎt⁵⁵ (向心方)、di⁵³ (离心方)、dzǎ⁷⁵⁵ (向下方)、luŋ⁵⁵ (向上方)。表示动词的名物化的后缀有sa⁵⁵……。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黏着词缀,与词根相连接时,在一定条件下还要发生一些连读音变现象,此处不再一一说明了。

独龙语中,一个动词可同时黏附3个前缀,2个后缀。例如:

ma⁵⁵-nuw³¹-a³¹-sǎt⁵⁵-pǎŋ⁵⁵wa⁵³-n³¹。(你们)要互相打架吗?

(1) (2) (3) 打、杀 (4) (5)

说明: (1) 表示疑问式的前缀。

(2) 表示复数第二人称的前缀。

(3) 表示行为动作互相进行的前缀。在语流中它与前面的 nuw³¹ 往往结合为一个音节读作na⁵⁵。

(4) 表示将行体的后缀。

(5) 表示第二人称的后缀,它与前缀nuw³¹在动词前后呼应使用时,表示第二人称复数(在单独使用时则表示第二人称单数),连读时往往与wa⁵³读成一个音节wan⁵⁵。

也有的动词可以同时加2个前缀,4个后缀。例如:

① 金鹏等《嘉绒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续)》,《语言研究》1958年总第3期,80页。

② 关于独龙语人称前后缀的详情,请参阅拙作《独龙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84—96页。

ma⁵⁵-tu³¹-əm⁵⁵-wǎŋ²⁵⁵-dzǎ²⁵⁵-ŋ³¹-niŋ³¹? 要我替你扛下来吗?

(1) (2) 扛 (3) (4) (5) (6)

说明: (1) 表示疑问式的前缀。

(2) 动词“扛”的词头。

(3) 表示主语或宾语中有第二人称代词。

(4) 表示向下的方向后缀。

(5) 表示主语或宾语中有单数第一人称代词。后缀ŋ³¹在语流中往往与前面一个音节结合在一起,读作dzǎŋ²⁵⁵。

(6) 表示第二人称允许单数第一人称进行某种活动时所加的表示愿望或商议的祈求式后缀。

景颇语中的黏缀系统,与独龙语比较接近。其中构词的词头系统几乎同出一辙,人称领属的前缀、表使动的前缀都同出一源,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独龙语的前缀系统比景颇语稍复杂一些,而景颇语的后缀系统①又较独龙语复杂一些。

刘璐在《景颇语语法纲要》一书中认为:“语尾助词是位于谓语末尾的一类语法成分。它综合体现谓词的“体”、“式”、“人称”、“数”和“动作方向”5个语法范畴。从它只伴随在谓词之后才在句子里出现,用以表达谓词的几个语法范畴的作用看,它是谓词的附加成分。但是,由于景颇语谓词中的谓词往往是相连的几个,语尾助词并不是只附着在某一个谓词上,而是位于表达谓词的其它语法范畴的各个语法成分的最后。因此我们把这类语法成分叫“语尾助词”②。这段话也说明了景颇语动词后面表示各类语法范畴的黏附后缀的性质和特点。如果我们把景颇语动词后面各种黏着成分的声调符号取消,根据语法意义,还各种黏附成分的本来面目,再与亲属关系较近的一些语言的后缀系统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一致关系和共同来源了。③

景颇语中,词干一般只加一个前缀,但后缀可以多到4—5个。例如:

ŋai³ nan²the³ e² n²ta¹ kǎ¹te¹ laŋ¹ wa³sin² ǰǎ¹ŋun² -ju³ -mǎ² -sin² -te²

我 你们 (助词) 家 多少 次 看守 叫 (1) (2) (3) (4)

-kha³. 我叫你们看守过几次家呢? ④

(5)

说明: (1) 表示曾经进行过的行为动作后缀。

(2) 表示第二、三人称多数的后缀。

(3) 表示完成体的后缀。

(4) 表示宾语为第二人称的后缀。

(5) 表示反诘的疑问式后缀。

藏缅语族中部分语言保存较丰富的黏着型前后缀绝不止以上所列的一些语言。分布在印

① 在刘璐《景颇语语法纲要》、《景颇族语言简志(景颇语)》等著作中都把动词后表示语法意义的后缀系统分析成为语尾助词,据说有140多个(见《景颇族语言简志》第62页),其实这类十分复杂的后缀系统是可以再解剖的。

② 引自刘璐《景颇语语法纲要》,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6页。

③ 详情请参阅拙作《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④ 引自刘璐《景颇语语法纲要》,第28页。

度境内的那嘎支系^①的语言和库基—钦支系^②的语言，分布在尼泊尔^③和喜马拉雅南麓部分代词化语言，在不丹境内的雷布查语^④等，都有较丰富的黏附形态。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凡是黏附形态丰富的语言，一般来说它在各方面都是保留藏缅语中古老成分较多的语言。

2. 混合型。或屈折—黏着混合型或屈折—分析混合型。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普米语、木雅语、羌语南部方言、尔龚语、藏语、错那门巴语、仓洛门巴语、白马语及中国境外的一些藏缅语族语言。在这些语言里，一些重要语法范畴用词根或形态成分的屈折变化来表达，但也同时存在用黏附成分表达的一些语法形式或用分析形式表达语法意义的情况。

以普米语为例。在普米语中，名词的数，代词的格，动词的人称、数、时态、命令、态等语法范畴都是用词根或形态成分的屈折变化表达的，以动词 *dzə⁵⁵* “吃” 的人称、数、时态变化为例：

数	人称	将来时	现在时	过去时
单	一	<i>dzə⁵⁵ʃe⁵⁵</i>	<i>dzə⁵⁵ʒo⁵⁵</i>	<i>khə¹³dziɛ⁵⁵sā⁵⁵</i>
	二	<i>dzə⁵⁵ʃo⁵⁵</i>	<i>dzə⁵⁵ʒu⁵³</i>	<i>khə¹³dziuu⁵⁵si⁵⁵</i>
数	三	<i>dzə⁵⁵qa⁵⁵</i>	<i>dzə⁵⁵ʒuu⁵⁵</i>	<i>khə¹³dzy⁵⁵si⁵⁵</i>
多	一	<i>dzə⁵⁵ʃə⁵⁵</i>	<i>dzə⁵⁵ʒuə⁵⁵</i>	<i>khə¹³dzi⁵⁵si⁵⁵</i>
	二	<i>dzə⁵⁵ʃə⁵⁵</i>	<i>dzə⁵⁵ʒuə⁵⁵</i>	<i>khə¹³dzi⁵⁵si⁵⁵</i>
数	三	<i>dzə⁵⁵qa⁵⁵</i>	<i>dzə⁵⁵ʒuu⁵⁵</i>	<i>khə¹³dzy⁵⁵si⁵⁵</i>

从上表可以看到，人称变化的将来时和现在时，是用变化动词后缀的元音来综合表达其语法意义的，后缀 *ʃe⁵⁵* 表示单数、第一人称、将来时 3 种语法意义，后缀 *ʒuə⁵⁵* 表示复数、第一人称、现在时，而过去时则既用前缀，又用后缀，而且词根还发生屈折变化。

命令式动词也有类似的韵母屈折变化。例如：

动词	单数命令式	复数命令式
<i>gui¹³</i> 穿（衣）	<i>gu¹³</i>	<i>guə¹³</i>
<i>ʃha⁵⁵</i> 射（箭）	<i>ʃhu⁵⁵</i>	<i>ʃhuə⁵⁵</i>
<i>sgə⁵⁵</i> 换	<i>sgiu⁵⁵</i>	<i>sgyə⁵⁵</i>
<i>thiɛ¹³</i> 喝（水）	<i>thiəu¹³</i>	<i>thi¹³</i>
<i>skhyɛ⁵⁵</i> 拿	<i>skhiə⁵⁵</i>	<i>skhyə⁵⁵</i>
<i>dzə⁵⁵</i> 吃	<i>dziuu⁵⁵</i>	<i>dzi⁵⁵</i>
<i>bō¹³py¹³</i> 装	<i>bō¹³pu¹³</i>	<i>bō¹³puə¹³</i>
<i>dzə⁵⁵</i> 分（东西）	<i>dzuu⁵⁵</i>	<i>dzə⁵⁵</i>

① 请参阅 M.V. Sreedhar, “A Sema Grammar”。印度中央语言学院, 1980 年。

西田龙雄, “Ao Naga”。日本语言学大辞典, 1988 年, 上卷 133—137 页。

W. Pettigrew, “Thangkhu Naga Grammar and Dictionary” 印度西隆出版社, 1918 年。

② 请参阅 K. Das Gupt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octe Language” 印度西隆出版社, 1971 年。

③ 请参阅 Geoge van Driem, “The Verbal Morphology of Dumi Rai Simplicia”。载 LTBA 11 卷 1 期, 134—207 页。

④ 请参阅 Colonel G. B. Maiwaring, “A Grammar of the Rong (Lepcha) Language”。印度加尔各答 1876 年出版。1971 年新德里再版。

普米语中的屈折形态是以元音的变化为主要特征。这种变化渗透到动词语法范畴的各个领域，因此它在语法体系中的地位就十分突出。例如从动词人称范畴的屈折变化，完全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整个句子的结构，第几人称？单数还是复数？什么时态？等等。普米语中也还有少量黏着形态，至于用分析形式表达语法意义的情况，在普米语北部方言中明显地比南部方言多。

羌语南部方言中的情形与普米语极为相似。语法体系中的许多范畴都用形态来表达。如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的格是用词根元音和辅音的屈折变化表达的^①，动词的人称、数、时态、体、式、态、趋向等都用工词根或所附形态的元音、声调的屈折变化和同一语法成分增值语法意义等方式表达的。以动词“吃” $d\dot{3}l^{33}$ 的人称、数、时态的变化为例：

数	人称	将来时	现在时	过去时
单	一	$d\dot{3}a^{241}$	$d\dot{3}a^{31}$	$d\dot{3}l^{241}sa^{31}$
	二	$d\dot{3}lu^{241}n\dot{e}^{31}$	$d\dot{3}l^{31}n\dot{e}^{31}$	$d\dot{3}l^{241}so^{31}$
多	三	$d\dot{3}lu^{241}$	$d\dot{3}l^{31}$	$d\dot{3}l^{241}si^{31}$
	一	$d\dot{3}lu^{241}i^{31}$	$d\dot{3}l^{31}i^{31}$	$d\dot{3}l^{241}si^{31}$
数	二	$d\dot{3}lu^{241}s^{31}n\dot{e}^{31}$	$d\dot{3}l^{31}s^{31}n\dot{e}^{31}$	$d\dot{3}l^{241}s^{31}n\dot{e}^{31}$
	三	$d\dot{3}lu^{241}$	$d\dot{3}l^{31}$	$d\dot{3}l^{241}i^{31}$

但是羌语南部方言中，也还保存部分黏着形态，它在语法体系中的地位虽不象屈折形态这样重要，但目前仍是一种较活跃的语法形式。有时，在同一个句子里，动词既可以带黏附形态，表示某一语法意义，词根又可内部屈折变化，表示另外一些语法意义。例如：

$ku\dot{e}^{31}thya^{55} p\dot{e}^{31}ti^{55} phu^{55} ku\dot{e}^{31} -gu\dot{e}^{31} -s^{31}n\dot{e}^{31}$ ！ 你们现在穿衣服！（命令句）
你们 现在 衣服 (1) 穿 (2) (3)

说明：(1) 表示命令的黏附前缀。

(2) 词根“穿”的声调由33变为31，表示现在时。

(3) 表示第二人称、复数。 s^{31} 是屈折形式 sa^{31} （第一人称单数过去时）、 si^{31} （第一人称复数过去时）、 so^{31} （第二人称单数过去时）系列中的一个。

以上两种语言的例子说明，它们是属于屈折-黏着型的混合形式。藏语、白马语、仓洛门巴语、错那门巴语以及少数彝语支语言则属于另一种混合形式。这些语言中，屈折形态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形式之一，但分析形式已逐步上升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形式。下面以白马语为例：

	动词 $nd\dot{3}e^{341}$ 吃	动词 mbi^{53} 脱	动词 $nd\dot{z}i^{53}$ 走
将行体	$nd\dot{3}e^{341}i^{53}$	$mbi^{53}i^{53}$	$nd\dot{z}i^{53}i^{53}$
即行体	$nd\dot{3}e^{341}z\dot{o}^{341}ze^{13}de^{13}$	$mbi^{53}z\dot{o}^{341}ze^{13}de^{13}$	$nd\dot{z}i^{53}z\dot{o}^{341}ze^{13}de^{13}$
进行体	$nd\dot{3}a^{341}de^{13}$	$mbi^{53}de^{13}$	$nd\dot{z}e^{53}de^{13}$
已行体	$nd\dot{3}e^{341}ue^{13}$ (一、二)	$phi^{53}ue^{13}$ (一、二)	$t\dot{e}he^{53}ue^{13}$ (一、二)
	$nd\dot{3}e^{341}f^{13}$ (三)	$phi^{53}f^{13}$ (三)	$t\dot{e}he^{53}f^{13}$ (三)
完成体	$nd\dot{3}e^{341}mb\dot{o}^{13}ue^{13}$ (一、二)	$phi^{53}mb\dot{o}^{13}ue^{13}$ (一、二)	$t\dot{e}he^{53}mb\dot{o}^{13}ue^{13}$ (一、二)
	$nd\dot{3}e^{341}mb\dot{o}^{13}f^{13}$ (三)	$phi^{53}mb\dot{o}^{13}f^{13}$ (三)	$t\dot{e}he^{53}mb\dot{o}^{13}f^{13}$ (三)

① 关于羌语代词格范畴的详情，请参阅刘光坤《论羌语代词的“格”》，《民族语文》1987年第4期，50—58页。

白马语动词有“体”的语法范畴，有5种体，分别用声母、韵母或声韵母同时屈折变化的方式来表达。上表中3个例子第一例“吃”是韵母屈折变化的例子，第二例“脱”是声母屈折变化的例子，第三例“走”是声韵母同时屈折变化的例子。在白马语中动词“式”的表达方式与“体”相类似，也是用声韵母同时屈折变化的方式。白马语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前加或后加成分，但这些前后加成分与羌语中的前后缀稍有不同，第一，白马语中的前后加成分与词根结合得比较松，独立性较强；第二，白马语中的前后加成分往往综合表示多种语法意义；第三，有的前后加成分来自实词虚化的结果，与分析形式的虚词差别不大。

藏语和两种门巴语语法体系中的情况和白马语大体一致，动词的某些语法范畴用屈折形态表达，如体、式、使动态等。也有用助动词或其他虚词等形式表达的。例如仓洛门巴语中的祈使式是用元音屈折变化和加词尾的方式表达的。^①

	耕	接上	买	晒、烤
动词原形	·tha ⁵⁵	tu ⁵⁵	ŋo ¹³	pho ⁵⁵
祈使式	·thai ⁵⁵	ty ⁵⁵	ŋø ¹³	phoi ⁵⁵

仓洛门巴语中还有用存在动词 tsa⁵⁵、tsa⁵⁵ka⁵⁵、la¹³及它的否定形式 man¹³tsa⁵⁵、ma¹³wa¹³、ma¹³la¹³虚化后表示“体”的语法意义，与藏语用虚化的存在动词表示体的情况相类似，这类存在动词在语法体系中被当作助动词，它和其他语法成分相结合，表示“体”的语法意义。此外，仓洛门巴语中还有用词尾或虚词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情况。

这种屈折形式与分析形式在语法体系中并存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的。以上所举白马语和仓洛门巴语的例证，基本上代表了藏缅语族藏语支及喜马拉雅一带藏缅语的特点，少数彝语支语言也属于这种形式。在这些语言里，屈折形态是一种残存形式，仅在部分或少数语法形式中比较活跃，大多数语法范畴及其形式已经采用分析形式。

3. 分析型。藏缅语族中相当多的语言属于分析型语言（或称词根——孤立型语言），在国内，彝语支的10来种语言如彝语、拉祜语、纳西语、傈僳语、哈尼语、柔若语、卡卓语、白语等，缅语支的语言如载瓦语、阿昌语等均属分析型语言。在这些语言里，语法关系主要用虚词和语序来表示，这些虚词多数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也有的虚词在亲属语言中是和某黏着形态成分或屈折形态成分有着某种联系，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变，逐步与词干分离，固化为一个独立性较大的虚词，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以上我们大体将中国境内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学上的差异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应该指出，语言学家们一方面在肯定语言类型分类的实际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分类的困难和它的局限性。萨丕尔在他的《语言研究导论》中认为：“就象人类的一切制度一样，语言也是花样万千，变幻多端的东西，难以妥当地贴上标签。哪怕类型的尺度分得再细致，还几乎一定会有许多语言必须经过一番修剪才能各得其所。要把它们放进表格里去，一定会过分强调它们机构里的这个或那个特点，或者暂时忽略其中某些矛盾的地方”^②。在分析到类型分类困难的原因时，萨丕尔说：“因为这些类型并不是互相排除的，一种语言可能是黏着的又是屈折的；或者是屈折的，又是多重综合的；甚或是多重综合的和孤立的。”我们在分析藏缅语族各语言语法结构在类型上的差异时，情况正好是这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将已知藏缅

① 见张济川《仓洛门巴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②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语言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5—76页。

语语法特点经过一番“修剪”后，装进下面的表格里去：

语言基本类型		黏着成	屈折成	分析成	语 言
		分比重	分比重	分比重	
黏着型	一	4	1	1	羌语（北）、嘉绒语、独龙语、景颇语
	二	3	2	1	阿依语、扎坝语、格曼僜语
	三	3	1	2	纳木义语、却隅语、尔苏语、贵琼语、史兴语
屈折型	四	2	4	1	尔龚语、羌语（南）普米语（南）
	五	1	3	2	木雅语、仓洛门巴语、普米语（北）
分析型	六	1	2	3	白马语、藏语、错那门巴语
	七	1	2	4	博嘎尔珞巴语、土家语、怒苏语、 达让僜语、基诺语、义都珞巴语
	八	0	1	4	彝语、白语、纳西语、哈尼语、 拉祜语、柔若语、载瓦语、阿昌语

上表中我们把中国境内40多种藏缅语族的语言分为3大类8小类，把语法形式在语法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或所起的作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分为5个层次，从这个表中可以大致看到其中的复杂性，坦率地说，对这种量化后的数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再从大类来看，正象萨丕尔指出的，“有一种分法，它的魔力是叫人难以抗拒似的，就是从两极端出发，比如说，从汉语和拉丁语出发，在它们周围聚合一些可以方便地集合起来的语言，然后把其它一切扔到‘过渡类型’里去。”事情正好是这样，从表面来看，一、八两极端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中间二—七实际上都是“过渡类型”，或者说混合类型，但程度各有不同，即使一和八，也不是绝对的典型例证，而仅仅相对而言罢了。因为它本身也是处在一个变异的系列之中。（未完待续）

（上接第20页）

$$M = \frac{1000 \log (1 + f/1000)}{\log 2}, \dots\dots (7)$$

式中f为共振峰频率值。由（7）式可以预测，当f=1000Hz时，M=1000，1000Hz以上的频率在转换时将被压缩，1000Hz以下将被扩展。

在图的座标方面，巴尔克制和美制一般用线性标度；而对频率单位，一般采用线性和对数标度的混合，即对F2用对数座标，对F1用线性座标。

4. 结束语

《藏语拉萨话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的编制和使用证明，数据库的确是语音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而且在编制和使用过程中可以不断发现测量计算中存在的问题，借此来改进测量并提高数据库的质量。

在语音研究中使用声学参数数据库还刚刚起步，特别是特定语言语音系统的完整的声学参数数据库还很少见，因此本数据库是此类数据库的一个尝试。但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语音声学研究中，必将越来越多地采用数据库方法。

本文音节表由孔江平同志编制，语图数据测量大部分由杨力立同志完成，在此一并致谢。